

特稿 48

被神化了的毛中古树下,祭拜的家长络绎不绝,燃放的鞭炮纸屑厚厚铺满一地。



盲途

■本报记者 李瑾 文\图

古树寄托的“神话”

“噼里啪啦,噼里啪啦……”鞭炮在小巷里猛然炸开,刺耳地划破夏日午后的小镇时光。

一对夫妻携带女儿,在巷口的香火摊上付出百元大钞,请了高香火烛。一阵炸响过后,夫妻俩面向从院墙里面伸展出少半部枝桠的古胖柳树跪倒在地,三叩首,上高香,然后,默然离开。

6月29日,高考成绩刚刚放榜不久,考生和家长便潮水般回到毛坦厂中学,为这株被神化了的古胖柳树虔诚叩拜。

半个多月前,就在高考前夕,他们也像今天一样,曾经在古胖柳树前跪跑、叩首、上香,许下祈求孩子考上大学的愿望。

阵阵鞭炮,柱柱高香。许愿,还愿。口口相传,这颗古柳树成了越来越神秘的圣物。

生长在毛坦厂,也从毛中毕业的江余知道,这棵柳树不过是镇子保留下来的两棵古树之一,十年前,他曾在树下看着书本打盹,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神树。

小镇青年张军会和其他人一样,早早地占据上一个摊位,各种祭拜用品可以一直卖到高考放榜之后的几天。“学生和家长需要啥,咱就做啥生意,挣钱就行。”

到底是先有生意才有祭拜,还是先有祭拜才有生意,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千古谜案一样,早已经没有人追问了。反正,家长们抱着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”的心态,拥挤着加入毫无厘头的祭拜人流中。

其实,早在决定倾家荡产也要供出一个大学生的那一起刻,这样的无意识就死死缠住了选择陪读生活的家长们。

6月底,考生返校填报志愿。教学楼里,指导学生会家长填报志愿的大喇叭喊个不停。

此时,高一高二的学生还在上课,校园内外照例站满了等待孩子下课的家长。大喇叭里传出的信息,让这些大多来自农村的家长兴奋不已,仿佛看到自己孩子的未来。

坐了两个小时长途车,刘根宝终于在下课前赶到了毛中,手里拎着重重的一箱牛奶和一袋子苹果和葡萄,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死死盯着教学楼上女儿教室的那一层阳台。随着一声铃响,学生开始涌出,他很快找到了自己女儿,只是女儿并未意识到应该赶紧接过父亲手里的重物,依旧和另一个女孩闲聊。

刘根宝在常州打工,一年回家的次数有限,但每次回来,一定要到毛坦厂看一眼女儿。价格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,对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村男人来说,并不是一笔轻松的支出。但是,像大多数挤破了脑袋送孩子到毛中上学的父母一样,他百分百地坚信,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,父母再苦再累都值得。何况,只要上了毛中,很少有孩子会落榜而归。

2014年6月24日,高考放榜日。两天后,毛中高考班正式对外招生。按照上一年高考成绩的高低,一个复习生需要缴纳的复习费最少的9500元,最高的则需要超过5万元。

6月29日,记者来到金安中学门前,“招生已结束,后期也不再招收学生”的通知赫然入目。短短两天,47个班上万名额全部报满,学校预计收入过亿。

在舆论的漩涡中,支撑这一招生奇迹的是毛中又一次续写的高考神话——2014年,本科达线人数突破1万人。

这样的数字,几乎可以让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失去理智。

无人留意他人世界

疯狂背后,那些无法忍受严苛重压而选择轻生的孩子则被遗忘。一旦意外发生,那片呈现了生命之轻,青春之殇的血腥之地,很快就会被打扫干净,就像从未发生过什么。

“有人想不开,也是极端个案。去年有个女孩跳楼了,这怪谁呢?”李军辉的神情,看上去过于轻描淡写,仿佛一切与己无关。“你要有强大的心理,不要被什么东西打败。”

尽管如此,这位腼腆的少年并不否认毛中生活的枯燥和寂寞。

不到半米宽的书桌前,每天要枯坐16个多小时,这让很多学生都患上了痔疮。由于极度缺乏运动,李军辉的体重一年间增加了15公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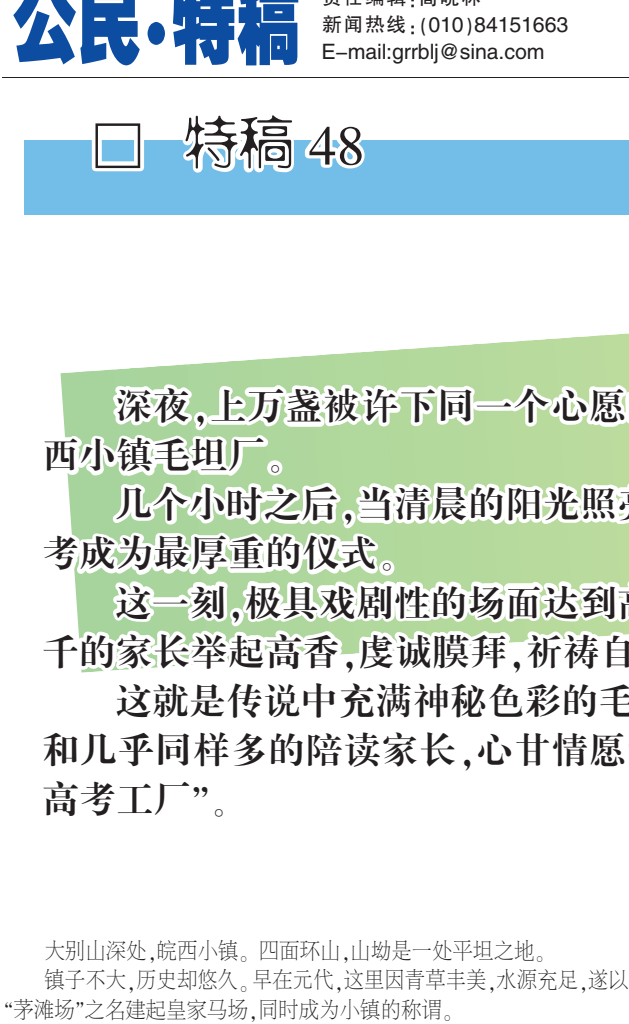
几乎每堂课,老师都会发下厚厚一沓卷子要求立刻就做。下一堂课,又是厚厚一沓。“感觉就是永远都做不完。”

近百人的教室里,很少有人交头接耳。安静学习,这是毛中学生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。更令人内心惶恐的是,不知道身边的哪个同学是班主任的眼线,他们随时上报任何违背毛中规则的人和事。

“早恋?绝不可能。别说女孩了,连男生之间都很少交流。”李军辉知道,人人心中唯有高考的毛中生活,注定不会为他留下什么美好的同学情谊。“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,除了学习就是学习,同学之间没什么新鲜话题好讲。更何况,时间安排这么紧张,几乎没有交往的机会。”

坐在1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,李军辉使劲想了半天,“有一个同学算朋友吧。他也是合肥来的,我们之前就认识。”极偶尔地,李军辉会打电话问问是否有空见面,如果对方有学习安排“就算了”。于是,尽管就读于一所学校,两个少年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中运转,无心留意他人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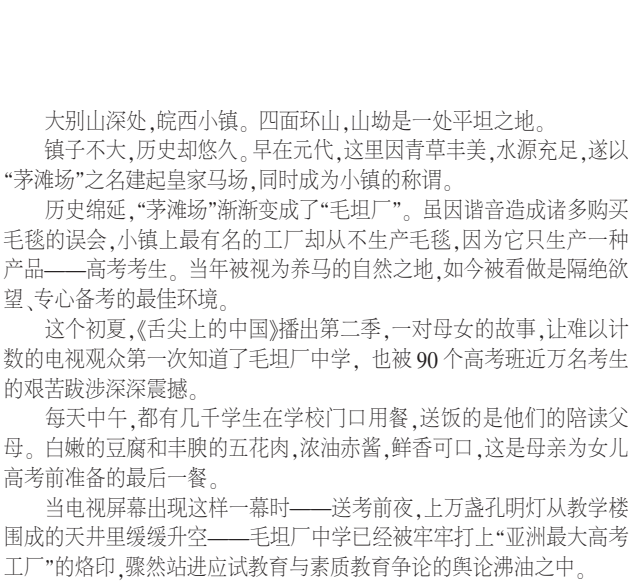


深夜,上万盏被许下同一个心愿的孔明灯缓缓升空,照亮群山环绕的皖西小镇毛坦厂。

几个小时之后,当清晨的阳光照亮山坳,在鞭炮骤然齐鸣中,商户自发送考成为最厚重的仪式。

这一刻,极具戏剧性的场面达到高潮。在小镇中学的那棵古树下,成百上千的家长举起高香,虔诚膜拜,祈祷自己的孩子实现人生的逆袭。

这就是传说中充满神秘色彩的毛坦厂中学。年复一年,上万名应届考生和几乎同样多的陪读家长,心甘情愿地跳入这座压抑一切欲望的“亚洲最大高考工厂”。



大别山深处,皖西小镇。四面环山,山坳是一处平坦之地。镇子不大,历史却悠久。早在元代,这里因青草丰美,水源充足,遂以“茅滩场”之名建起皇家马场,同时成为小镇的称谓。

历史绵延,“茅滩场”渐渐变成了“毛坦厂”。虽因谐音造成诸多购买毛毯的误会,小镇上最有名的工厂却不生产毛毯,因为它只生产一种产品——高考考生。当年被视为养马的自然之地,如今被看做是隔绝欲望、专心备考的最佳环境。

这个初夏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播出第二季,一对母女的故事,让难以计数的电视观众第一次知道了毛坦厂中学,也被90个高考班近万名考生的艰苦跋涉深深震撼。

每天中午,都有几千学生在学校门口用餐,送饭的是他们的陪读父母。白嫩的豆腐和丰腴的五花肉,浓油赤酱,鲜香可口,这是母亲为女儿高考前准备的最后一餐。

当电视屏幕出现这样一幕时——送考前夜,上万盏孔明灯从教学楼围成的天井里缓缓升空——毛坦厂中学已经被牢牢钉上“亚洲最大高考工厂”的烙印,骤然站进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争论的舆论沸油之中。

从茅滩场到毛坦厂

从合肥驱车向西,下了高速转道乡村公路,远处青山,近处农舍,青田藕塘,一派田园景致。随着山隘逐渐收窄,毛坦厂猛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,商铺叠立,人声熙攘,刺棱棱地打破乡野的静谧。

不大的镇子,二三层高的楼房栉次鳞比,紧密地不浪费一丝空间。水泥色的房子,朱红色油漆两开大门内,很多人家在中堂墙上悬挂着大幅的伟人画像,甚至还会摆上供案,新鲜瓜果在红色长明灯的映衬下,总有与这个时代脱节的恍惚。

屋子内的伟人与毛坦厂中学后山上,那尊巨大的伟人雕像遥相呼应,站在任何一间民房的天台,那都是无可回避的“风景”。

除了毛坦厂中学,小镇还有一所主要招收复读生的私立金安中学。这是2005年,毛坦厂中学与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的,主要接纳补习生,两校相对独立,教学资源共享,但人们更愿意习惯地统称他们“毛中”。

6月底的一天,闷热难熬。临近中午,所有的小摊主严阵以待,热腾腾的盒饭配好美味的菜肴,价格不等的烤串随时可以在滋滋作响中送到学生的手上。一旦下课铃声响起,穿着蓝色校服饥肠辘辘的学生们,就会源源不断地光顾。

在整个小镇的商业经营中,一天里的沸腾时刻,都跟随着考生们的节奏。第一次是凌晨5时30分,第二次是中午放学,第三次是下午放学。当然,到了夜里23时左右,学生们结束晚自习后的加餐,还会让小镇再一次喧嚣起来。

小镇上,几乎每家临街的门上,都标着“学生房出租”的字样。曲折迂回的小巷深处,幽蓝的玻璃窗内,从几平方米到十几平方米的蜗居里,为高考奋斗着的学生和家长,过着局促的非正常生活。

在这里,房子的租金按学期计算,从10年前的几百元钱,涨到现在的7000多元。“这么贵了,还是要提前下手,厨卫齐全的房子,一放出来就有人订。”一位陪读家长说。

每到开学季,镇上十几家宾馆几乎都住满了人,“没房了”,这是宾馆服务员最常用的回答。如果不提前预订,赶在饭点能不能在像样一点的餐馆吃到一顿饭,还要看运气。

而在高考前夕,当上百辆大轿车载着近万名考生回原籍参加高考,镇上的商户都会不吝巨款,花费几十万元购买鞭炮,为考生送行助威。

对于5000多名小镇“原住民”来说,毛中像磁石一样吸引来的外地学子,就是发财致富的最佳商机。今年,毛中的学生总数接近3万人,教职员工、陪读家长的数字同样可观,大约5万多人集中在3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。山坳里的农户人无须外出打工,只要加盖几层楼房用来出租,便可安心收钱,日子过得自在轻松。

为了避免小镇陷入瘫痪,当地修建了3.5千伏的变电站和50亩垃圾填埋场,还有一座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。即便如此,过多的外来人口依然让小镇难以负荷。停电是常事,有限的地下水也频频敲响警报。

在毛坦厂的商业链条上,唯一罕见的网吧和歌厅。

据说,早几年的时候,小镇上曾经出现过一间网吧。然而,在担心孩



一位毛中学生空手走来,身后是挑着沉重行李的母亲。

最后一年了,越来越关键,后勤必须要保障好。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

“

”